

醉里飞雪不知寒

□ 邹凤岭

寒潮袭来,刮了几天的北风,终于停了下来。夜幕降临,寒气笼罩水乡大地。一觉醒来,打开手机,友人发来一条“下雪了”的视频,喜了夜半梦中人。

水乡的雪,深藏在我童年记忆里。

那一年,入冬时迎来第一场雪,轻盈地漫天飞舞。大地出奇的静,默默地迎接这美丽的雪花。父亲手捧旱烟斗,靠在屋门边,微笑着说:“瑞雪兆丰年!”母亲生起了灶火,炊烟驱散了雪天的寒气。一会儿,她走近厨房门边,看着雪簌簌地下,时而把手伸到屋外,看几片雪花落在她的衣服上,慢慢地融化。那飘飞的雪花,像是美丽的白蝴蝶,似舞如醉;又像吹落的蒲公英,似飘如飞;更像是天使赏给人间的五色琼花,飘落在屋檐下。好多次,我急切地跑出屋外,仰面感受雪花的凉,用手去接那美丽的雪花。

雪越下越大。傍晚,母亲点亮一盏灯。村上百家灯火,辉映映红,星星点点。漆黑的夜晚,丝丝

光明,照见白色的飞雪。小油灯,跳动豆粒大的火苗,映红了我的脸。透过窗子看雪,蝶舞琼花,水乡的色彩好奇妙。

晨起,急不可待地去踏雪。打开老屋的木门,一束阳光射进了门槛,屋内屋外两重天。吉祥的雪,落满村庄和田园,淹没了大地和万物。屋顶像是戴上了白睡帽,院子里铺上了白绒毯,满眼都是白色的。阳光照在雪地上,映出耀眼的光芒。孩子们冲出了家门,欢呼雀跃,成群结队地奔跑在雪地里。打雪仗、堆雪人、拉雪板,尽情地享受冬雪带来的快乐。

水乡的雪,是湿润的雪,易消融,神秘且珍贵。雪过天晴,太阳升起,屋面上的雪开始融化。水落屋檐下,发出“滴滴嗒嗒”的声响。太阳偏了西,水滴慢慢地结起了冰凌。待到太阳下了山,屋檐边长出一排长长的冰挂。玩累了的我,回到家看到屋檐的冰挂,跳起来,摘下一支,打落在地上,发出清脆的声

音。拾起那半截冰棍,送到嘴边,咬一口,好清凉,还有些甜味。再看雪融化成的水,从那老屋的高墩上流下来,汇集成渠,流进村前的小河里。河面上,飘浮的冰块积满了白色的雪,像是一个个白白胖胖的大蘑菇。白色的“蘑菇”下一定游动着鱼儿,鱼儿的吐语温柔地贴近飘浮的雪,好快活。静静地听,小河似乎也在低声地歌唱。

小河的岸边,大树一排排,雪下在了树上,光秃秃的树被白雪包裹了起来。冰雪中的树,洗净尘垢而清新。融去冰雪的树,黑黑的,灰灰的,又是那样的崭新与饱满。融化了的雪,沿着树干向下流,湿润到根部。在这雪的滋养里,树做起了春绿夏红秋果的梦。眺望小河岸边的田园,积雪覆盖了麦苗和油菜,给庄稼盖上了一层温暖的棉被。

“夜深如雪重,时闻折竹声。”归故里,醉里飞雪不知寒,美了冬日的水乡。



周末的午后,阳光照进阳台,几乎把整个阳台都铺满了。偷得浮生半日闲,我独坐阳台,享受这一窗暖阳。忙碌人生,有这样的小清闲,实在是一种大幸福。

玻璃窗真是人类的伟大发明。它既可以让阳光照射进来,让人享受阳光的温暖,又可以吧寒冷挡在玻璃窗外。留一扇可以看到外面世界的玻璃窗,可以让自己安然享受居室的温暖和稳妥。窗是房屋的眼睛,这双眼睛明眸善睐,与世界保持着最佳距离。

冬天在户外晒太阳,常常会有冷风来搅局。而在阳光饱满的阳台,那种酥软的光线几乎让人怀疑是到了阳春三月。阳光温暖、和暖、亲切,轻轻抚摸着您。阳台上开有开得正盛的花儿,花香在暖阳中发酵,让我分不清这香是花香还是阳光的香。这一窗暖阳,是带了香味的。

抬头望向窗外,哪里是什么阳春三月?连几丝云也慵懒起来,许久都不肯动一动;树木光秃秃的枝丫,在风中颤抖着;视野里萧条一片,季节的特征如此鲜明。正是玻璃窗拉开了我与冬天的距离,仿佛千思万念的春天已提早来临一般。

阳台上的一窗暖阳,简直比世外桃源还让人迷醉。窗棂投下一道影子,影子在缓缓移动。我知道,那是时光在游走,也是时光在流逝。一寸光阴一寸金,对我来说,这半日闲暇时光,就是比金子还有价值的时光。阳光越来越暖,似乎有了绒绒的触感,让人想拥阳光在怀,抱阳光在心。我悠然地坐在躺椅上,看看书,喝喝茶,赏赏花。把所有凡尘的负累全部放下,只享受此刻的心静如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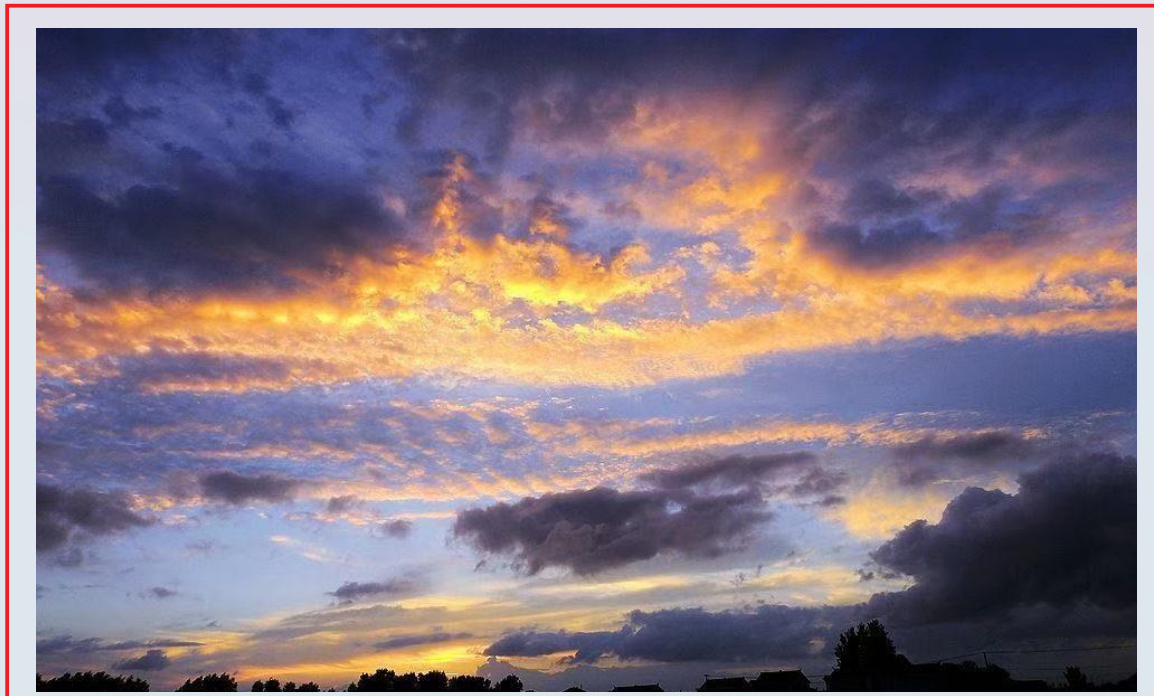
阳光有清洗心灵的作用。我们平日里走得太匆忙,甚至忘记了关注天气的阴晴雨雪。在嘈杂的人世和繁忙的工作中,心灵偶尔也会布满阴霾。阳光是温暖、宽厚又博爱的,它可以帮你洗涤满心的尘垢,让你发现生活之美。

“闲,隙也,从门从月。”有人说闲就是倚门望月,我觉得享受这午后暖阳也是一种闲生活。闲,是为生活留白,让人有机会看到从玻璃窗照进来的阳光。我们总是走得太快,快得忽略了生活中很多细节之美,整个人变得粗糙,变得功利,从而忘记了自己的初衷和本心。让生活张弛有度,疏密有致,找回最初自己,是善待自己,也是提升生活质量和生命质量的方式。

一窗暖阳半日闲,人生有味是清欢。我坐在躺椅上,晒着暖暖的阳光,打了个盹儿,做了个浅梦。睁开眼,阳光已逝,半日将逝。起身的时候,觉得心中分外轻松。

一窗暖阳半日闲

□ 王国梁



云蒸霞蔚

林黛摄

饭菜香,烟火暖

□ 马亚伟

下班回家,我常常会在楼道里闻到各家的饭菜香。这股饭菜香,着实让我感到了烟火可亲,人间值得。即使我有时下班心不快,但闻到那股饭菜香,不愉快的情绪就会瞬间烟消云散。这种香味有别于饭店的饭菜香,也有别于单位食堂的饭菜香,就是纯粹的家常味道。“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”,在我看来,这家常的饭菜香也是相似的,每每都会让我想到母亲做的饭,特别亲切,温暖。

那年,我刚到外地工作。每天下班后,楼道里饭菜香四溢,常让饥肠辘辘的我直流口水。我跟邻居们的关系都很好,谁家做了好吃的,都会给我送一碗。邻居小刘是江西人,很擅长做清地玉米排骨。好几次我刚到家开门,小刘就端着一大碗热气腾腾的清地玉米排骨出来,笑眯眯地说:“下班啦。”没有过多的客套,我们都习惯了用饭菜香给予对方关爱。小张家最爱吃的是饺子,他的母亲时常常来看他,老人家做出的饭菜特别合我的口味,更让我想起妈妈的味道。那时我独身一人,租住的房子里经常冷

锅灶冷,但我丝毫没感觉到孤独。有人的地方就有爱,缭绕的饭菜香总会给我最深的慰藉和最有力的支撑。

朋友在郊区建了一栋小楼,他得意地说:“这就相当于别墅了,独宅独院,省得四邻打扰,简直是神仙居住的地方。”他的小楼环境幽静,装修得也很有格调。我却笑着摇摇头,如果是我,不会选择这样的地方住,我喜欢能闻到饭菜香的地方。住在烟火气浓郁的地方,倒不是贪恋邻居们互相之间给予的温暖饭菜,而是觉得这种朴素而踏实的气息里,有一种人情美和人性美,有一种小幸福和大情怀。

有人的地方就有饭菜香,饭菜香里有烟火暖。这种生活场景,简直就是一幅壮阔的人生长卷——无论多么豪迈的人生,最终都要落到烟火实处,落到饭菜的浓香里。饭菜香里,有生活百态,有百味人生。鸡毛蒜皮,酸甜苦辣,哪一样都是必不可少的。在这样的环境中,保持对生活的热情,过着平淡而温暖的日子便是幸福。

雪落油灯暖

□ 宫风华

人书。父亲也就着油灯备课、改作业。妹妹很认真地折着纸青蛙、纸鸽子,我贪婪地翻看着古旧的连环画,心头的懵懂被一点点照亮。

冬日有闲读书,如沐暖阳,如抱暖炉,为灵魂增温。雪花忘情地旋转、翻飞,轻盈委地,挤挨、拥抱,发出“咯咯”的脆笑,覆盖世间纷扰和沟壑。

在煤油灯下,我看腻了小人书,就去“啃”父亲书柜里的书。我在油灯下受到了文学的熏陶,养成了多学多思的品性。温暖的亲情,恬淡的生活,温馨的田园,如一抹清远的月色,悬挂在我的心灵深处。小院里月光清如溪水,静似画布,瓦屋和枯树闲适安逸地镶嵌在画布上。青霜平添一份柔和,显得寂寥而悱恻。祖父在木格子窗下,边讲古边编竹筐、搓草绳。我们蹲在地上,支颐倾听,渐渐走进程咬金、薛仁贵等人物故事里。

朔风呼啸的冬夜,雪花簌簌而下,柔若无骨,决绝清冽,世间万物绣满琼花,绣满苍凉。灯光下,母

亲的身影投射在斑驳的泥墙上。从影子的灵动恍惚中,只见她一手握着硬邦邦的棉鞋底,一手用穿针拉着长长的棉线,随着“咿溜咿溜”的声响,鞋底便多了一个个针脚儿。在寂静的冬夜,那声音极富韵律,仿佛在低吟一首儿歌,让你沉沉入睡;又仿佛是毕剥作响的一炉旺火,让你驱除寒气,感受到亲情的温暖。

在煤油灯下,我走进贾平凹《月迹》清丽的文字里,走进王维《渭川田家》的田园诗境里。在煤油灯下,我一有闲就拿起竹笛,吹奏一曲。幽幽笛声,贴着河面徐徐飘来,清越,空旷,似晚风穿越松林,拂得人内心清凉。

现在的灯具新颖别致,煤油灯早已湮没在旧时光里。“寒雪夜,烹茶扫雪,一碗读书灯”的温馨画面,如一轴高古宋画在脑海里徐徐展开。尽管世事纷扰,白驹过隙,煤油灯却如美丽的“舞者”,依然闪烁在我的心灵深处,照亮人生的梦想,照亮我绵绵的乡愁。

九枚胖大海

□ 子晓

刚才,你打电话来,说已踏上归途。声音却嘶哑得差点让我听不出来,细问,说是夜里受凉了。

想必这次,你和领导、同事们也是吃足了苦头。就像每次出远门执行任务一样,夜里常常是无法合眼的,我能想象得出来,你们在寒风中穿梭、在星光下突击、在冷夜里值守的模样。

一场鏖战之后,成功收网,你们基本完成了任务,只待几个小时后抵盐,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。此刻,所有的奔波、所有的焦灼、所有的疲惫、所有的付出,都交织成一种漫溢心坎的欣慰。

万水千山迢迢,孤月清辉皎皎。长夜漫漫,可总有一盏灯为你亮着。车辙无言,却在大地留下一行行心语。押解的重任在肩,伴随你们的,又将是一个不眠之夜。寒流滚

滚,朔风萧萧,可你们无怨、无悔,那身藏青蓝包裹着的,是一颗颗“祝你平安”的素心。

此际,万籁俱寂,我的思绪穿过满城的灯影,穿过漫野的甜梦,抵达你们疲惫却坚定的眸光。我心疼着,更钦敬着,自豪着。

常听到这句话:哪有什么岁月静好,不过是有的人替你负重前行。是的,你们就是那些负重前行者中的一部分。令人感佩的是,你们担负着的除了一份如山的责任外,还有家人沉沉的牵挂。那牵挂里,夹杂着焦虑、饱含着担忧、沉积着惊惧、弥漫着忧心,更融汇着理解、生长着希望、绵延着眷恋、萌动着力量。有多少人不可承受之重,被你们用生命撑托、用真情消融、用坚守托举。你们栉风沐雨的步履里,盛开人们的笑靥,也埋藏着对自己的亏欠、对家人的歉疚,甚至对生命的炙烤。

还记得那次圆满完成任务后,你回到家已是深夜。极度疲惫的你用热水泡脚解乏,可脚伸进水里不到一分钟,就靠在椅子上睡着了,连水凉了都不知道;那次历时一个多月的外出监护期间,你母亲患病住院,可你硬是到任务结束才回来。一到盐城,你来不及回家,就直奔医院,可母亲已经病入膏肓、神志不清。看着母亲,你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,一串串滚落……

你的艰辛是整个团队披星戴月的写照,是所有藏青蓝战士默默奉献的缩影。今夜,你们载着内心的阳光风雨兼程,将一种无畏托举成寒潮中的火把,将一种情怀熔铸成警徽上的光芒,让那缕缕温暖的期冀洒满一路,辉映明天的晨曦。

思绪绵绵之间,你啾啾的喉音犹在耳边环绕,纵然关山远隔,却仿佛近在咫尺。一边念叨着,一边走向愈来愈稠的夜色。所幸,药店还未打烊,我特意买了九枚“胖大海”,等你明晨归来时泡用。这个“九”,寄托着我霜华般莹澈的祝福:祝你们万

险不侵、久久平安,也祝天下人幸福到永久。

夜深,路长,风利,霜浓。祝平安,愿保重!

汪曾祺回忆家乡的灯火:“天冷了,堂屋里上了橘子……上了橘子,显得严紧、安适,好像生活中多了一层保护。家人闲坐,灯火可亲。”读之,一缕乡愁袅娜升腾,旧时光,依然历历在目。

老屋的煤油灯,站在古朴的岁月里,如一首遥远的歌,总在宁谧的夜晚,萦纡在我的心头。

做煤油灯不是难事。先找来废弃的药瓶子和牙膏壳,制作灯身和灯头,而后把旧报纸捻成柱状做成灯芯,再把薄铅皮拧成灯把儿,做成的煤油灯朴素小巧,令人啧啧称赞!天黑定,小心翼翼地划根火柴,点亮油灯。灯光映红了母亲写满沧桑的脸,也照亮了土墼坐墙、麦秸苫顶的简陋而温馨的茅草屋。微弱的灯光,氤氲一室,幽幽透一种神秘的氛围。

青霜寒夜,乡村的夜空清晰、高远而辽阔。远处传来零星的犬吠声,煤油灯驱散了一屋子的黑暗。灯光摇曳,油烟袅袅。有时灯芯上结出灯花,如荠菜花瓣,红艳夺目。我和妹妹伏在油灯下做功课,看小

